

被屠杀的朝鲜人不能被忘记

今年是关东大地震发生100周年。针对关东大地震时期的朝鲜人被虐杀事件，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近日表示：“政府内部没有找到可以确认事实的记录。”但此前日本政府的一份报告称，估计地震后死亡的人中，有1%是大屠杀的受害者。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民众手持棍棒“严阵以待”。

流言演变为虐杀

1923年9月1日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8级左右的大地震。地震波及一府六县，东起千叶县，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至静冈。由地震引起的海啸、火灾、崩塌造成重大伤亡，约9万人死亡，1.5万人失踪。

天灾之后还有“人祸”。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一个地区，而日本政府一直担心朝鲜人民不屈服、闹独立。地震后，关东地区有关“不法朝鲜人暴动”的流言迅速蔓延——“朝鲜人放火”“朝鲜人在水井投毒”“朝鲜人抢劫”……1923年9月2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区长官发电报，下令对朝鲜人采取严密措施。此外，他们还通知东京附近的城镇组织居民成立自卫队，警戒朝鲜人。其实在受灾最严

重的东京和横滨，虐杀9月1日就已经开始。朝鲜人毫无防备地成了受害者。

当年浦和地方裁判所的庭审记录清楚记录了24岁朝鲜青年姜大兴被杀的经过。1923年9月4日凌晨3时左右，迷路的姜大兴遇到当地的自卫队成员。一人手持长矛，一人手持日本刀，他们将姜大兴追至染谷地区的耕地区……姜大兴转身向后看时，一人用长矛刺中其胸部，姜大兴继续逃跑，后跌入附近的生姜田沟。一人用日本刀砍向姜大兴的左肩，与此同时，另一人用长矛猛击其前额，姜大兴又挣扎着爬起，逃入一旁的甜薯田中，然后再次跌倒。这时，其他听信“不法朝鲜人”谣言的人也赶了过来，他们用手中的刀和长矛砍、刺姜大兴身体多个部

位。姜大兴重伤后被送医治疗，于当日上午9时左右不治身亡。

据统计，地震发生后，约有数千名朝鲜人被虐杀，一些在日华工也受到波及。据大岛町虐杀事件的幸存者黄子莲口述，当年9月3日，300余名日本浪人手持枪械闯入大岛町7丁目华工住所，威胁华工说出财物藏在哪里，并计诱华工到屋外，称即将地震，让人卧在地上，而后用铁锤等武器将174名华工打死。9月5日，日本宪兵及日本工头田中差遣小工将中国劳工尸体焚烧，后铲走烧焦的泥土，填上煤渣，清理现场。一直为救济华工奔波的共济会成员王希天，在去慰问华工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在押往军营的路上被砍死，行凶者还用刀砍其面目和手足，后焚尸以消灭罪证。

被日本政府默许的暴行

无论是自卫队还是暴徒，他们针对朝鲜人的暴行被日本政府默许甚至纵容。在东京及其附近驻扎的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麾下的士兵也参与了虐杀。

关于大岛町的虐杀事件，警视厅外事课长广濑1923年曾表示：“9月3日，在大岛町7丁目，与‘朝鲜人放火嫌疑’相关的中国人及朝鲜人分3次被枪杀或被棍棒打死。”根据广濑所说，当年大岛町虐杀事件的凶手也包括军队。屠杀结束后，警视厅人员向野战炮兵第三旅团长与戒严司令部

参谋长报告并希望做出处理决定。由此可见，虐杀得到了日本政府与军队的默许。

关东大地震发生半年后，日本《大和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数百名被虐杀朝鲜人的白骨漂至子安海岸”。据该文章报道，半年前朝鲜人在震后遭受虐杀，尸体被抛入海中，然后被风暴带到了子安海岸。资料显示，负责该地区的神奈川警察署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处理遗体，任由尸体被遗弃。神奈川警察署是横滨地区唯一免受地震火灾影响的警察署，

该警署负责的地区却是朝鲜人被虐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神奈川县警负责人西坂胜人曾公开宣称：“虽然警察署受灾损失很小，但由于朝鲜人暴动，所以署长及署员也付出了和其他受灾地不相上下的努力和辛苦。”

此外，日本政府对施暴者的从轻处理也释放出“民族歧视”的信号，施暴者被加以缓刑，从轻判决，甚至特赦。1924年1月26日，日本颁布皇太子裕仁成婚有关的特赦令和减刑令，大大助长了日本社会对外来种族的歧视。

越来越偏离真相的“日本历史”

虐杀发生后，日本政府非但没有严惩凶手，反而第一时间隐瞒真相。对于虐杀华工与谋害王希天事件，日本政府试图以无法掌握具体情况为由敷衍了事。直到此事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才开始出面回应。

政府的隐瞒操作有史料可查。此前的一次五大臣会议决定彻底隐瞒大岛町事件与王希天事件。日本政府做了细致的谋划，具体到何人可以答复，如何答复。备忘录几易其稿，梳理出王希天从“被保护”到“被释放”的完整故事链，把军部蓄意的谋杀事件伪造成“保护不力”导致的失踪事件。

日本民间有心怀良知的人一直为调查真相奔走，其中包括新闻记

者、大学教授、民间团体等。但是随着亲历者相继离世，日本政府对这段过往的处理越来越偏离真相。松野博一曾多次表示，关于虐杀是否发生“没有相关记录”，并表示政府没有计划进行调查。针对日本政府中央防灾会议2009年的报告书中的“很多例子用虐杀表述更为合适”“受害者中朝鲜人最多”等表述，日本政府的姿态是，中央防灾会议的报告由以大学研究者为主的专家调查组成员编写，不能代表政府，以此撇清关系。

此外，历任东京都知事都会在屠杀追悼仪式上发表悼词。但是小池百合子2017年上任后，一再无视专家们“必须明确承认发生过的悲惨事件”的要求，再也没有致过悼词。去年，一部名为《In-Mates》的影片因为

涉及关东大地震时期的朝鲜人被虐杀事件而被东京都政府部门取消放映。该作品的制作人饭山由贵多次前往都厅要解释，但一直遭到工作人员的拒绝。饭山表示：“东京都知事对历史的否定态度已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新的歧视问题。”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处写道：“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的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探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当所有亲历者都离开人世，传递他们真实的记忆变得尤为重要。历史不能被遗忘，因为遗忘就意味着可能会重蹈覆辙。

据《环球时报》

“世界最大艺术品劫案”，FBI破不了

近日，大英博物馆深陷“盗窃疑云”，约2000件馆藏或不翼而飞、或遭到损毁，如此漏洞百出的艺术品管理在全球艺术圈罕见。该事件严重损害了该博物馆的声誉，专家认为追回失窃馆藏恐怕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美国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曾发生全球最大规模艺术品盗窃案，被窃艺术珍品一直杳无音讯，制造这起大案的窃贼也未被抓到。时至今日，加德纳博物馆仍展示着多个空画框，等待画作的回归。

20世纪初，美国知名慈善家、艺术品收藏家伊莎贝拉·加德纳为向公众展示自家艺术藏品，创建了加德纳博物馆。伊莎贝拉在这座展馆上倾注大量心血，她特意在波士顿文化气息浓厚的地区买下地皮，请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建筑风格。1903年1月1日，伴随着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表演，加德纳博物馆开馆，吸引无数艺术家、学者前来观摩、寻找灵感。

随着伊莎贝拉的离世，博物馆由盛转衰，因资金匮乏，博物馆不仅缺少必要的恒温调节系统，甚至连最基本的建筑维护和保险政策都落实不到位。在一些不法分子眼里，博物馆俨然成为“一块肥肉”。上世纪80年代，波士顿不少犯罪团伙蠢蠢欲动，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努力防备，但博物馆还是在1990年失守了。

当年3月17日晚，加德纳博物馆附近街区为庆祝圣帕特里克节举行了盛大派对。18日凌晨，街上仍有尚未离去的狂欢者。凌晨1时20分许，两名乔装成警察的盗匪出现在博物馆侧门，通过对讲设备告知安保人员他们接到报警，前来处理一起骚乱事件。安保人员猜测有人醉酒闹事，便不假思索地开了门。进馆后，两名不法之徒轻易挟持两名保安，将他们绑缚、蒙头。其中一名盗匪警告称“先生们，这可是一场抢劫”，还恐吓道“我知道你家住哪”。

之后，两名盗匪毁掉馆内一处传感器，打碎玻璃、割开画框，在几十分钟内迅速打包13件馆藏，其中包括荷兰画家扬·维米尔的名作《合奏》，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加利利海上的风暴》《黑衣绅士》，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的素描等。逃离现场前，二人还带走了监控设备中的卡带。这场艺术品界的“世纪劫案”持续了81分钟，直到第二天白班安保人员交班，人们才发现大事不妙。按当时的市值，失窃物品总价值达5亿美元。

这起艺术品大劫案轰动全美，牵涉几乎整个波士顿的地下势力，多名黑手党头目、有前科的艺术品大盗被列入嫌疑人或涉案人员名单。美国《城市与乡村》杂志称，波士顿地方本就不大，“只要你住在那，就会认识一些与此案有关联的人”。不过在长达20多年的调查中，FBI的表现一言难尽：在调查中，办案人员确实发现过一些蛛丝马迹，但就是找不到任何确凿证据。

网飞纪录片《世界最大艺术品劫案》的制片人巴尼科尔花了整整7年对此案进行调研，如他所称，对这起悬案调研时好像在学习下棋——“每多走一步，就会浮现出更多可能性”，仿佛永远也看不到头。另据美国《史密森尼杂志》报道，案发当晚的安保人员阿巴斯可能是这起案件最大的“背锅侠”：立案初期，博物馆被怀疑监守自盗，阿巴斯当晚在执勤时曾有一个奇怪的“小动作”——推开展馆侧门、又将它关闭，这一举动被怀疑是在给盗匪“发信号”。直到事发25年后，他才洗脱嫌疑。

2017年，该博物馆为失窃艺术品开出1000万美元的悬赏，创下了私人机构赏金额度的最高纪录。博物馆原主人伊莎贝拉临终之时曾嘱托，外人不得擅自挪动展品位置，因此博物馆内失窃画作的位置至今仍摆放着一个空空如也的画框，仿佛在时刻提醒人们经历的这起大劫案。曾目睹过《合奏》真迹的美国艺术家杨森遗憾地说：“这些名作其实已经消亡，这是巨大的损失……而有幸瞻仰过它们的人，早晚有一天也会与世长辞。”

据《环球时报》



加德纳博物馆被盗作品画框仍空空如也。